



汉语言文学专题研究系列

骆冬青 主编

李商隐研究

吴调公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汉语言文学专题研究系列

骆冬青 主编

李商隐研究

吴调公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商隐研究/吴调公著;骆冬青主编. —北京:中华书局, 2010. 4

(汉语言文学专题研究系列)

ISBN 978 - 7 - 101 - 06930 - 3

I. 李… II. ①吴…②骆… III. 李商隐(812 ~ 约858) - 研究资料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5155 号

-
- 书 名 李商隐研究
著 者 吴调公
丛 书 名 汉语言文学专题研究系列
丛书主编 骆冬青
责任编辑 刘淑丽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½ 插页 2 字数 190 千字
印 数 1 - 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6930 - 3
定 价 25.00 元
-



总序

骆冬青

一位大科学家说：世界上第一个大学教授，肯定没有上过大学。

准此，亦可说，世界上第一所“大学”，肯定不在“大学”之中。

学者，觉也；大学，乃大智慧、大精神、大境界的象征，是追求真理、探寻价值的心灵，是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和终极之关切，是理念，是神圣，是永恒燃烧的活火！……而不是一种体制、一些场所，更不是学衔、学位、学历的授予地。“大学”之前的“大学”，是孔子、孟子、荀子，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等，等等，他们一个“人”就是一所“大学”，一所永远的“大学”。

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有一所“我的大学”，每个人都应当成立自己的“大学”。只要有求知意志、价值情怀与探索精神，只要崇尚真理、自由、境界，“大学”就不会死。心在，大学在。

大学是精神的修炼，是高深学问的探求，是白发的先生和青春的学生构成的最美丽的精神风景，是“我与你”在“同一个世界”中的“同一个梦想”！是升华的生命意志，是净化的性情气质，更是人类智慧的无穷求索。



当今之世,每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面对信息的汪洋大海,传统大学的纸质为主的图书馆正在“宇宙流”一般的电子媒介前黯然失色。人际交往的多种虚实相生的快捷方式,亦将改变传统大学的授受方式——我们都沦陷在“电大”之中。

这种严重的时刻,我们文科专业,更需切问大学何为?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其核心部分是语言、文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以经典研读为重要内容,形成充实而又灵动的独特能力与智慧。但是,传统的获取知识的方式,在“电脑”天文数字的计算与传输速度面前,许多已经落后。大学,在传承知识的功能外,更应强调的是探索知识、研究知识、创造知识,是以知求识,“转识成智”,是把“集体记忆”化作“个体”的精神活水和智慧与创造之源;是在“知识”形成的“重演”与创造中,让人类天才的智慧化作人类的智慧与天才!是把“学问”变为动词,把“大学”变为“大学问”的创生地。

如此,每个大学教授都应当有着自己不可替代的“学问”之道,有自己的盖世绝活与独到境界。大学中的“大师”,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都是一所大学。

大学课程中,最为重要的就应当是“专家”课,是“研究”课,是“专题”课,是最重要学术领域最新进展、最高境界成果的“活灵活现”的展示与交融。汉语言文学教育中,“名师出高徒”,正在于“名师”能将一切知识资源、精神资源化作研究的独到心得见解,并且形成新的知识、新的智慧、新的境界。其他学科当亦如此。

然而,汉语言文学各学科的丰厚积淀,与自然科学的“后来居上”不同,一切学问都需回到源始处。每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乃至学术思想,都有其“绝对高度”,不同时代之间,是高峰与高峰的关系,是绝顶之间的相视莫逆。因此,诸多研究领域,具有特别的专精与渊博的统一。专家与通人、高明者与沉潜者、“我注六经”者与“六经注我”者,在语言文学研究中各领风骚,都为求学者提供



了思想风范和学术高格。竭泽而渔的文献学功夫,剖精析微的学术探求,灵性充盈的审美感悟,体大思精的理论思辨,在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基础上别辟的学术新境,自才、胆、识、力中形成的各不相同的学术精神……都在“专题研究”的专家课程中得到充分展示。

如此,在大学中“听课”,才是一种必须,才能成为精神的盛宴,才开辟了学术研究的种种路径,才通达由“有”到“无”、由“学”而“问”的神奇地带。

凝聚于这个系列中的,应当是我们推崇的大学精神,是知识与智慧之“问”,是心灵与精神之“觉”。活的课堂,乃是心与心的交融互动,是智慧与智慧的碰撞与激发,是研究过程的创造性重建,是新的学术灵光的闪耀与联翩……这些“可神遇而不可目视”的学术精魂,到了著作中是否还能与我们脉脉相通、心心相印呢?

纸上的课堂,尽管身不在现场,但却是一种更加自由、开放、永久的“在场”。古往今来的学者们,正是借此建构了人类永远的“大学”。我们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同仁,愿以微薄之力,在这个“大宇宙”中建造自己的“小世界”。

希望这个“小世界”能得长久。

2009年4月28日于金陵益疑斋



读《李商隐研究》(代前言)

高海夫

在唐代诗坛上,李商隐的诗虽不能和光满人寰、衣被后世的李、杜相比,但它迥不犹人的艺术个性,却宛如一颗明星,放射出耀眼的光辉,博得不少人对它的皎洁、高远、幽邃以至带有几分神秘气象的赏玩、叹美,甚而为之陶醉不已。

由于义山诗长于隶事用典,巧于比兴寄托,诗风有如“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其绰约妙姿,只是仿佛可见,因而远在古昔,博雅如元遗山、王渔洋,即已发出过笺释匪易、解人难得之叹。于是,见仁见智,聚讼纷纭,赞毁皆有,赞与毁俱未得其当者亦有之。新中国成立后,虽然还有斥义山为唯美主义、反现实主义,或予以涂抹附会,誉之为法家诗人这样失之浅率偏颇的意见,但总的说来,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对义山诗的研究与评价,在前人的基础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成绩是很显著的。只是新的论著,大抵言之,或者侧重一面,令人有只见一斑、未识全豹之憾;或者总论其人、其诗,又多嫌简略,未能给读者以怡心快意之感。体大虑周、蹊径独辟、索隐探微有如《李商隐研究》(以下简称《研究》)者,似属首见。因而在我看来,如许吴调公先生为义山诗的“解人”,庶几近之。



《研究》对李商隐的生平、思想、审美观、政治诗、爱情诗、诗歌的艺术特色、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乃至其诗的渊源、影响,以及前人对它的评价诸方面,均加以细致的论列探讨。书中的论述并非旧说的综辑排比,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多年潜研精思,多所深化与拓展。如对李商隐江乡之游的考辨,作者不取冯浩的时在开成五年(840)说,而取其地在江乡、与刘蕡相会一点;对岑仲勉说,则肯定了岑对冯浩开成五年说的有力辩驳,而舍弃了他对岑仲勉有关李、刘之会地在桂林的见解。再结合对义山有关作品的具体分析,作为内证,论证了义山所谓江乡之游、会见刘蕡,当在宣宗大中元年(847)由桂管奉使,北溯江陵,于次年初使毕南返途中。“黄陵”乃其必经之地,“春雪”又适合南返之时,与义山诗“黄陵别后春涛隔”(《哭刘蕡》)、“去年相送地,春雪满黄陵”(《哭刘司户蕡》)了无扞格。唯此说与罗衮所云“沉沦绝世,六十余年”不相吻合。罗上书在903年,上距848年,才五十五年,不得云“六十余年”。作者未予解释,似还给读者留下了一个疑点。又如论义山诗的影响,作者并没有停留在人所熟知的王安石等人的身上,而是由黄山谷而元、明,而有清;特别是有清一代,由初期的钱谦益、吴伟业,而及晚季的王闿运、李希圣、曾广钧、樊增祥、曹元忠诸人,沿流而下,广泛考察,从其言论与创作两方面,论述了义山诗的影响,说明了它虽非源远流长,彰明昭著,却也余波绮丽,颇为绵邈。

《研究》之于义山诗,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方可察其隐微,洞其奥秘,故能知之;出乎其外,方可立足今天,居高临下,故能评之。因而读《研究》,既能知义山之作为义山,又对鉴古知今、古为今用不无裨补。纪昀在评述其时“世之习义山诗者”时,曾说过几句感慨的话:“夫深山大泽,有龙虎焉,不见其嘘而成云,啸而生风,而执其败鳞残革以诤人,以为龙虎如是。人见其败鳞残革也,亦以为龙虎不过如是而鄙之,以为不足奇,可谓之知龙虎哉!”(《玉溪生诗说自序》)未识其“嘘而成云,啸而生风”,



徒见其“败鳞残革”，从而鄙之，则不足以知义山，深山探宝，无得而回，固为憾事；如对此“败鳞残革”之类，顶礼之，膜拜之，从而好其艳丽，逐其晦涩，效其朦胧，那就更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了。

《研究》不仅以一整章的篇幅，深入分析了义山政治诗的思想意义，在其他章节，还时有论及。第三章于结合牛李党争辨析了义山的政治立场与态度后，首论其早期的鸿篇《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次及其对腐朽事物的抨击与嘲讽诸作，再次，是对正面人物与理想抱负的咏叹，末殿以回顾生平失意、感慨理想破灭的《锦瑟》诗：既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义山诗思想内容方面发展变化的轨迹，同时也揭示了他在这方面所达到的不算太低的高度及其缺陷与不足。既指出“他忧心国事的政治思想相当深挚”，也指出：“由于他和人民的联系不密切，他的忠君忧国思想就不再能同爱民思想更深地结合，他的忠君忧国也必然局限于政局的风云变化，而对政局的关心，有时又难免牵连个人的升沉得失。正因为这样，他的诗歌题材较难反映波澜壮阔的历史时代，也就更说不上‘诗史’了。”又说：“若说李商隐的诗歌完全没有反映时代风貌，这自然不对；但如果说他唱出了时代的强音，却也是错误的。”对义山的爱情诗也是如此，不仅批判了那些耽吟香艳、风流自赏之类庸俗的艳体诗，即使对那些真纯优美、广为传诵的爱情诗，也既看到它“闪射出百折不渝的高洁理想的光辉，给读者以美感的享受”，从而给以足够的肯定；同时又指出其中时时流露的哀婉、怅惘、低沉的情调以及过分追求辞藻、不免窒塞内容等，则是不足取的。其他如对义山特有的审美情趣，诗歌的艺术特色，以至他对前人艺术的借鉴，所给予后世的影响等，也都有所剖析，对其得失利弊的指陈也较为允当。

诗歌属于艺术美，是人们审美活动的重要对象之一。它虽然来自现实美，是现实美的反映，但它却不同于鉴之于容，形之于影，而是诗人创造性劳动的产物。现实美的存在形态是无限丰富多样



的,而诗人的审美趣味、审美能力、审美理想等又是千差万别的。这样就必然会形成诗人们审美意识的千差万别,互不相复,形成其各具面目的个性差异。这个个性差异,乃诗人创作个性、艺术风格的基础。因而要分析、探讨、认识一个诗人诗歌创作的贡献与特有的审美价值,无论是他对现实特有的敏感与把握,还是他艺术构思与表达的特色,不由其审美观入手,都是颇难原始要终、探本穷源的。而这一点却恰恰是目前古典文学研究中相当薄弱的环节。《研究》之于义山诗,综合文学史、古代文论与美学,冶三者于一炉,特别是从审美观的高度,予以剖析探讨,以义山的审美情趣、观念、理想统摄全书,这是它尤为显著的特色。

古人论义山诗,虽多有凭私而决、主观臆断之处,然亦不乏精当入微的审美见解,只是多三言两语,欠系统而难捉摸。吴先生充分利用了这些传统的美学思想资料,加以深入而又明晰的阐述,以我国自有的诗论传统论义山诗,从而使《研究》带有浓郁的中国风味与鲜明的民族气派,并且兼重论析与鉴赏,揣摩作品的意境、韵味,描摹作者的气质丰神。

《研究》旨在论义山诗,然又不拘于义山诗,而是把它放在我国诗歌发展的长河中,放在与其同时代的众多诗人、流派里,亦即放在纵与横两方面的比照考察中加以鉴赏论析。就总体说,对李诗不唯论其成就,明其个性,而且溯其渊源,察其因革;就部分看,也是这样。如对义山的咏史诗,经过对班固质木无文的《咏史》,以迄唐代许多诗人同类作品的比较考察,然后得出了他的创作个性之所在:不用赋体,多用比兴;不用叙事,多用抒情;追古涵今,浓缩凝练,更多地把感时与论史结合起来,具有更为突出的美刺讽喻、显忠斥佞的特点。对他的优美的爱情诗,也经由同样的途径,指出它的特色是:在朦胧的意境和悲剧的气氛中,着意创造苦于爱情折磨而又执著于爱情、彷徨求索的主人公形象;与此相应的,义山不同于其他许多艳体诗人,无意于执貌以求,醉心于美人眉眼、



舞姿的刻画,而重在缘情布景,渲染意境。并进而指出:“从中、晚唐爱情诗总的艺术水平看来,李商隐无疑是在高峰。他的典型感情的概括能力,复杂的心理描绘,以及通过背景气氛的渲染和用象征手法抒发情怀的艺术本领,都可以作为今天的借镜。”

由上述诸端不难看出,《研究》无不着意于美学的探索,又无不统摄于义山的审美观。于首章论列了李商隐的生平和思想以后,接着即专章剖析其审美观,这是提纲挈领之举。李商隐并非美学家,他的审美观点绝少直截的理论表述,大都渗透在他的诗文创作中。作者经过细心的钩稽和高度的综合,揭示出它的基本特点是审美情趣侧重于优美,但这情趣中却蕴藏着理性观念和道德内涵,包含着耿介的风骨和柔韧不屈的意志,决不是一味温柔,更未流于轻浮。它既无龙吟虎啸,也不雄姿俊发,但却不曾与壮美绝缘。此其一。他也怀念、景仰崇高美,但他经常体验与探索的却总是这种美的消沉与幻灭,和此刻他怅惘感伤的心灵,而缺乏巨大的力量和气魄,因而他所探索的美的境界,总是遥遥恍惚,可望而不可及的。此其二。他的美的理想火焰,并未曾在寂寞暗淡中熄灭,而是始终在燃烧,只不过是寂寞中燃烧。此其三。在论述中,作者对义山《初食笋呈座中》、《北禽》、《夕阳楼》、《初起》、《蝉》等诗的分析,既有理论的说服力,又有形象的可感性,给研读义山诗启示良多。

西方“趣味无争辩”的谚语,显然是一偏之见,并不符合客观事实。实际上,诗人的审美观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纯主观的不可究诘的东西,它无不受着特定时代、个人的世界观、生活经历、学习素养、心理气质等因素的制约。李商隐当然也不例外。《研究》的首章即揭示了形成义山上述特有审美观的诸因素:他所处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时代,唐王朝的大厦将倾,已非一木可支;他“年方就缚,家难旋臻”、“生人穷困,闻见所无”的早年生活对他抑郁感伤情怀的影响;早岁江南旖旎风光的感受见闻,以及



后来受知于以骈文盛负时誉的令狐楚的机遇对他“百宝流苏”诗风的孕育；中年的仕途坎坷、党争夹缝中间的苦闷，“风朝露夜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的遭际，回天无力、理想破灭时的心情况味的体验等等。

正是基于这样形成的审美观，他早年虽曾汲取了杜甫“诗史”的精神，写出了《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那样的鸿篇巨制，勾画了一幅唐王朝崩溃前夕的鸟瞰图，波澜壮阔，大气磅礴，但终不免孤篇独耀，后难为继。之后，常见的是缠绵悱恻、感伤哀怨的情调，而慷慨激越、雷霆震发之音就很少了。至于义山诗的艺术特色，如深情婉约、意境曲折，如脉络细密、诗律畅适，如镂物精细、用典工切，以至对咏史、无题诗的爱好、发展、创造等，亦无不导源于他的审美观，是他对现实美独特的感受在构思与表达方式上的反映。在第六章中，吴先生借用义山《嫩笋》、《流莺》、《锦瑟》三诗的画面形象，阐述了义山诗早、中、晚三期风格的异同特征，并兼及五七言古、近体各体的消长变化。在细致的分析中，虽显示了由于各种因素的凑泊，别调间见，但仍不失其沉博绝丽的本调，仍未违离其审美观的制约。第七章论义山诗的渊源，论列了屈原、六朝诗人特别是徐、庾以及杜甫、李贺等家对义山的影响，阐述了义山重视兼材，转益多师，广泛学习遗产，汲取滋养。但仍可看出，他终究还是取其性之所近，博采众花，酿成佳蜜，更充实、突现了他的审美个性和以此为根基的艺术风格。



目 录

读《李商隐研究》(代前言)	高海夫 1
第一章 李商隐的生平和思想	1
第一节 艰苦的童年时期	3
第二节 十年应举时期	8
第三节 以长安为中心的求仕活动时期	14
第四节 天涯飘泊的幕府生涯时期	19
第二章 李商隐的审美观	27
第一节 婉约的优美感和坚韧不移的风骨	28
第二节 李商隐对悲剧性生涯的体验与探索	34
第三节 美的理想火焰永远在寂寞中燃烧	38
第三章 李商隐的政治诗	42
第一节 李商隐无关乎牛、李党局	44
第二节 李商隐政治诗的内容之一 ——唐王朝衰微的鸟瞰图的描绘	50



第三节 李商隐政治诗的内容之二	
——对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腐朽势力的 揭露和抨击	57
第四节 李商隐政治诗的内容之三	
——对国君的讽谏	68
第五节 李商隐政治诗的内容之四	
——对理想人物的赞美、同情和悼念	75
第六节 李商隐政治诗的内容之五	
——对生平政治抱负的强烈抒情	88
第七节 李商隐全面回顾毕生政治遭遇的名诗	
——《锦瑟》	91
第四章 李商隐的爱情诗	99
第一节 李商隐爱情诗的历史土壤	101
第二节 李商隐爱情诗的抒情对象	109
第三节 李商隐爱情诗的艺术特征	121
第五章 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色	127
第一节 深情婉约 意境曲折	128
第二节 脉络细密 诗律畅适	130
第三节 镂物精细 用典工切	133
第四节 发展咏史诗和侧重创写“无题”诗	137
第六章 李商隐诗歌风格的形成和发展	143
第一节 从三幅画面看三个阶段的风格	143
第二节 创作《嫩笋》时代的早期风格	145
第三节 创作《流莺》时代的中期风格	147
第四节 创作《锦瑟》时代的晚期风格	151



第七章 李商隐诗歌的渊源	158
第一节 李商隐对前辈诗人的一瓣心香	159
第二节 李商隐所受屈原的影响	163
第三节 李商隐所受六朝诗人的影响	171
第四节 李商隐所受杜甫的影响	176
第五节 李商隐所受李贺的影响	186
第八章 李商隐诗歌的影响	192
第一节 从西昆体的因袭李诗之短到王安石、黄庭坚 善于吸收李诗的营养	194
第二节 李商隐诗歌影响在明代的中衰	205
第三节 李商隐诗歌在清代的绮丽余波	211
第九章 对李商隐诗歌的评价	227
第一节 关于古人在思想性方面的评价	228
第二节 关于古人在艺术性方面的评价	232
第三节 古人评价所存在的问题和今天评价的商榷	238
附 录 怎样做李商隐诗的“解人”	245
后 记	253



第一章

李商隐的生平和思想

李商隐是和李白、李贺并称的唐代诗家“三李”之一。“三李”生活的时代是唐王朝开元、天宝到会昌、大中年间,约为公元8世纪初至9世纪中后期。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后由鼎盛逐步转向后期的一个过渡阶段。李白的大半生是在安史之乱前度过的。尽管他早已接触到潜伏着的社会和民族的日益激化的矛盾,然而他毕竟还可以看到大唐帝国的一些表面繁荣富庶的景象,因而他在安史之乱前夕登宣城谢朓楼时,面对着秋野斜阳,能唱出“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那样明朗而健拔的诗句,反映了盛唐时代的恢宏气度。经过安史之乱,生活在已经开始走向下坡的唐王朝的李贺,他的诗囊中唐帝国的缩影只是“白景归西山,碧华上迢迢”了。日落西山,固然是一片昏暗,但夜云中竟然还透露出一些碧色;虽反映了中唐社会矛盾的加剧,但还没有到全面崩溃的阶段。后于李贺二十余年的李商隐,吟咏的夕阳却又不同。他在登长安乐游原时写的那首为后人传诵的诗中,曾经对此表示深沉的慨叹和无限的惋惜:“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言外之意